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紫薇花印心間

吳娟

紫薇，是我遲來讀懂的花。

其實，說「遲來讀懂」是貼切的。它明明一直在路邊開著，我卻總是匆匆路過，從未認真看過它的模樣，更是說不清它的名字。

清晨的陽光正鋪開一層暖亮，我沿著長安大道的樹影往前走，忽然被一樹艷麗的繁花拽住了視線。這是什麼花？竟然在燥熱的夏天開得熱烈又燦爛。我立刻停住腳步，打開手機裡專門識別花草的「形色」APP拍下照片，經軟件識別原來是紫薇花。

正沉浸在紫薇花的詳情介紹中，一陣微風拂過，帶來了更多清甜的花香，它牽引著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往前挪了挪。

沒走幾步，發現這熱烈的花並非孤株，修剪齊整的綠化帶裡，幾株紫薇樹間距勻稱地立著，枝頭上的花開得正盛：粉的嬌嫩水潤，紫的神秘氤氳，紅的喜氣洋洋，白的潔淨無瑕。它們像卯足了勁似的舒展著花瓣，把自己綻成最飽滿的模樣，熱烈又奔放，彷彿要把積攢了許久的生命力都傾瀉出來。

正對著這一片絢爛看得出神，忽然想起剛才在「形色」軟件詳情裡看到的一個細節，紫薇樹還有一個有趣的別稱「癩癩樹」，說人如果輕輕撫摸它的樹幹，滿樹花葉便會輕輕顫動。我出于好奇心，伸手撫過它的枝幹，指尖剛在光滑的樹皮上輕輕一蹭，奇妙的事情就發生了：明明沒風，這手腕粗細的紫薇樹，花枝竟真的微微抖動起來。這份靈動的特性，讓本就嬌艷的花兒，又添了幾分可愛與神秘。

我凝望著枝頭的花，花瓣與枝幹依偎得那樣近，卻穩穩地綴

著。就連最邊緣的那片也不過是輕輕一顫，那些薄如蟬翼的花瓣兒竟然沒有因抖動而落下。

原來「癩癩樹」的癩，是嬌憨裡藏著矜持，雖然被逗得動了情，仍要端著滿樹熱烈，不肯讓一片花瓣洩了底氣。紫薇樹竟是有著這般清貴的自重，于動靜之間，穩穩立住了那份不卑不亢的姿態。

這般氣節，更教人從心底生出敬意來。

若說紫薇樹「怕癩」的特性藏著清貴的矜持，那它「百日紅」的美稱裡，更藏著一份經得住時光打磨的韌性。

紫薇花素有「百日紅」的美稱，楊萬里「誰道花無紅百日，紫薇長放半年花」的詩句，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它獨有的韌性。從五月到九月，漫長花期裡的每一片花瓣都藏著樸素的品質：不急于自顯，不懼時光流轉，只以從容姿態，將生命的熱烈延續成動人風景。

這般堅韌中透著靈動的模樣，難怪古人會說它是紫薇仙子所化，確有幾分不似凡塵的意趣。「紫薇」二字天生活著祥瑞氣而成為「紫氣東來」的福兆。

民間更有諺語：「門前種棵紫薇花，家中富貴又榮華」，你瞧它開得絢爛，每瓣都裹著護宅的暖意，藏著人們對日子興旺、福澤綿長的期盼。

未曾相識，卻似故交；看上一眼，便已傾心。我終於明白我喜歡它的理由了：既有沉穩大氣的姿態，又有熱情似火的綻放；有神韻可人的柔，亦有溫婉內斂的靜，骨子裡更藏著堅貞與頑強，縱遇困頓，也只顧向著暖陽舒展，活得坦蕩又盡興。這何嘗不是我們該學的模樣？于自己的天地裡，把日子過成獨屬的風景，便足夠豐盈了。

路上的風景

王吟

乘車旅行，我喜歡坐靠窗的位置，安靜地欣賞路上的風景。

我看到路邊的茶園裡，有位採茶的女子，穿鵝黃的衣衫，其青春優美的身影，映襯綠油油的茶園，像一隻美麗的蝴蝶。

我看到一位在農田里拉玉米秸的老人，板車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老人拿著一根繩子，想把繩子扔過「小山」，把那些玉米秸固定起來。

我在車內看他扔那條繩子，一次，兩次，都沒扔過去，老人有點沮喪，四野裡沒有人，他站在那裡想辦法，像一座青銅雕像。

我看到一個牧羊人趕著一大群羊過馬路，一支龐大的隊伍，一直過不完的樣子。

兩邊的汽車停下來按著喇叭，牧羊人跑前跑後，一臉的焦急，而那群羊，每一隻都是淡定的神情，一隻接著一隻，沒有人爭先恐後，對堵塞的車流和驅趕它們的主人似乎視而不見。我驚異于羊兒們的淡定。

我看到路邊擺攤賣瓜果的農婦，看著過路的車子，目光很遠地迎過去，帶著期待，然後又看著汽車在眼前駛過，沒有停留。與她擦肩而過的瞬間，我看到她眼睛裡瀰散開的失望，再目送著汽車漸行漸遠。

我看到漆黑的夜色裡，遠遠的一處燈火。

這是在夜行車上，好像好久都走不出那盞燈影，是家人閒坐的一盞燈，還是等待歸人的一盞燈呢？

無邊的夜色裡，這盞燈突然讓人覺得溫暖可親。

我看到一對小夫妻，女子坐在男子的自行車後座上。

她摟住他的腰，頭靠在他的後背上，滿臉是幸福的笑容。

——在路上，有太多無法預料的風景撲面而來，又倏忽而去，除了自然風景，還有那麼多不期而遇的人。不斷地擁抱，又不斷地離別，這麼多偶然的相遇，匆匆的相逢，這多麼像快進的人生。

是的，有太多的風景、太多的人，我們今生，也就一面之緣，別過，就不可能再會。

這似乎讓人傷感，但幸好有記得。我喜歡，並享受這路上的風景。

友誼的尺度

程英

古漢語中形容友誼的詞彙竟多達數十種，金蘭之交、布衣之交、八拜之交、刎頸之交……不一而足。單位有兩個年輕同事，起初關係極好，形影不離，連上班也要黏在一處。有朋友笑言：「過猶不及，且看著吧，這兩人遲早要翻臉。」果不其然，不到半年，昔日好友便形同陌路。

這讓我想起《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張耳與陳餘皆為魏國大梁人，也是戰國末年的名士。張耳年長，陳餘年少，陳餘待張耳如父般恭敬。兩人曾發下毒誓：生死與共，願為對方割頸——這便是「刎頸之交」的由來。秦始皇滅六國後，通緝六國舊貴，張耳與陳餘赫然在列。二人被迫更名改姓，逃至

陳地，給人做看門雜役。一日，裡中小吏故意鞭打陳餘，意在激怒他。陳餘年輕氣盛，欲奮起反抗，張耳卻暗中踩住他的腳，示意他忍耐。待小吏離去，張耳責備道：「當初我是怎麼叮囑你的？為了這點小事便逞匹夫之勇，白白死在一個小吏手中，值得嗎？」

二人隱忍待時，終於盼來陳涉吳廣揭竿而起。投奔陳勝後，張耳與陳餘勸諫：「樹大招風，易遭秦軍圍剿，不如立六國之後為王，以此分散秦軍兵力。」陳勝不聽。二人見其難成大器，便尋機離開，轉而輔佐武臣在趙地自立為趙王。武臣死後，他們又立趙歌為趙王。

秦將章邯與王離將巨鹿圍得鐵桶一般，張耳與趙歌困守城中，陳餘在外聚兵數萬。張耳數次派人求援，陳餘自恃力薄，不敢進擊。張耳大怒，派張騫、陳澤前去質問。陳餘辯解：「我去亦是送死，不如留此殘軀為君報仇。」張騫、陳澤不信，陳餘便撥予五千兵馬試戰，結果全軍覆沒。

後項羽破釜沉舟，解了巨鹿之圍。張耳出城見陳餘，開口便責問：「為何不發兵相救？張騫、陳澤何在？莫非是你害了他們？」陳餘亦怒道：「我借兵五千，全軍盡墨！沒想到你竟疑我至此！這將軍印綬，你拿去便是！」說罷解印推至張耳面前，拂袖而起，入廁而去。張耳愣怔間，旁人勸道：「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張耳遂收下印

信。陳餘歸來見印信被收，氣得帶數百親信揚長而去。從此，兩人割席斷交，勢同水火，發誓「有張耳，無陳餘；有陳餘，無張耳」。

楚漢相爭，張耳歸漢，終得封趙王；陳餘投楚，僅封侯爵。陳餘因不滿張耳封王而己僅封侯，聯合齊王反漢。韓信與張耳背水一戰，大破趙軍，斬殺陳餘。張耳得以善終，而那「刎頸之交」終成絕響。

前幾日，石家莊一文友向我傾訴委屈。他幫一位新疆退休老師無償修改稿件半年有餘，投稿薦稿，情同家人。誰知對方突然將其微信及所有聯繫方式拉黑。他請我調解，欲重修舊好。問及緣由，竟是他一時口快，罵了對方「太笨」，語氣頗重。我歎道：「兄台，此乃你的不是了。對朋友不可如對家人般口無遮攔，須有分寸。有時一碗飯的恩情，抵不上一句話的傷心。人家是退休教師，年長于你，你一句重話，誰人能受？」

漫步人生路，茫茫人海，能得三兩知心朋友，已是莫大福分。張耳與陳餘，共度貧寒，卻在得勢後因利益反目；我那文友，本是春風送暖，卻因失了言語分寸而痛失摯友。我費盡唇舌調解，二人才重歸于好。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友誼之花若要常開不敗，便需把握尺度：不損人利己，說話留餘地，行事不可過頭，有誤會及時冰釋，不讓裂痕肆意蔓延。如此，方得長久。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宓月

642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高興，實名孫大鈞。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四川省文藝促進會、四川省詩歌學會、四川省散文學會會員、成都市作家協會會員、青年文學家理事、中國愛情詩刊形象大使。《關東文苑》雜誌副總編，多家（文學社）文苑、平台編輯。作品散見于國內多家報紙、雜誌以及多家網絡平台。出版個人詩歌集《煮茗拾韻》。

麻辣江湖（組詩）

歲月已沉在杯底

莫數桃花幾度紅
先斟滿，我干了，你隨意

舉杯，讓時光跟著——
晃了晃青春

歲月之酒，在喉間回流成十八歲的溪流
醉了你，也醉了我

榕樹下

很幸運遇見你，又恰巧
成了好朋友
就像一副完美契合的拼圖

你說「好久不見」
我，笑了——我們明明
常在彼此眼底相逢

大榕樹都熟悉了這些把戲
木桌一張，竹椅二把
盞碗茶蒸騰的偶遇

它把故事嵌入年輪
一圈琥珀，一圈光陰
最深處，鎖著初見的晨曦

麻辣江湖——致四十年兄弟再聚

紅油湯鍋翻湧
那是沸騰的江湖兄弟

蛙與魚頭在麻辣湯鍋結盟
熱氣蒸騰出
我們半生兄弟的印痕

酒盞傾盡，夜色闌珊
半斤白干再上啤酒

四十年啦
只為這桌上一筷情誼

今世燙在舌尖，來生煮進魂裡
——火候未涼，我們就不散

秋的公告

拾起一片落葉
攤開半生詩箋

那些有關年少輕狂的故事
跋山涉水行走于江湖

也曾途經金粉高樓
半盞酒未冷

剎那恍惚——
光陰，混入觥籌交錯的牆

而今回望，不過
流年只一瞬，斜陽無言
九月初九的夕陽
扶著年輪的影子

殘荷紀事

桂湖的秋，將香氣捲入水影
殘荷斜曳，枯莖如簫，靜立成行
迎著漸冷的風

回眸，數著時光
倔強在折斷的弧度裡
仍未肯低頭

桂花香，在空枝間遊走
風起，有桂子飄落
悄悄地把氣息，藏進水波的褶皺中

夏已封存，而水底幽暗處
有未破的芽，正醞釀著——
下個季節開出更美的芙蓉

秋紅

一束光斜入林間
你笑著
落葉，便懸停在了半空

快門輕響
時光忽然染上銹色——
笑渦裡
墜入一片楓紅的年輪

不必追，不必挽
當影子被晚風拉長
你仍是照片中
不肯褪色的秋紅

原來快樂是種魔法
讓剎那間
凝成永恆的落葉標本

和龍兄《落紅》

亦曾于那年的桃樹下
肩上，忽落一瓣沁心的香
拂去，復又飄揚……

彷彿曾相識，在某次
文學的聚談
或隨意的笑語旁

是誰于我襟上
輕觸出一縷蜜意
幾分遇見的驚喜與相識的暖

帶有曾經約定的芬芳
悄悄地
將詩意安放于心靈

鄉愁

燈火，在宣紙上洇開
遠處隱隱有雷聲
今夜城西的雨，懸而未落

指節微曲，提筆
半闕詞，卡在舊硯台裡
風翻動著空白的紙頁

突然，好想寫封信
給多年前走失的發小
以及回不去的故鄉

曾幾何時
我，用你留下的筆
畫過故鄉的風景……

同窗對飲

當醉意爬上眉梢時